

邮票里的旧时光

□翟长付

那一年夏天,厂里招聘了一个大学生,由于我俩年纪差不多,没几天我们就成了好朋友。

有一天,我去他宿舍,看见一本集邮册,翻开一看,那些大大小小、花花绿绿的邮票,我头一次见这么多聚在一起。从那以后,只要一有空儿,我就去他宿舍看邮票。他见我喜欢邮票,就送了我一本集邮册,挑了好几张邮票给我,还送了我一套集邮工具,有镊子、放大镜和手套。他叮嘱我:“新邮票不能直接用手拿,得用镊子夹;信封上的邮票也不能直接撕,放水里泡够时间就会自己脱落下来。”

爱上集邮后,每天上班都要去传达室看看,看到信件上的邮票是集邮册里没有的,就厚着脸皮去问人家要。

第一次买新邮票,是去南京出差。问了好几个人,才找到夫子庙大成殿后面的集邮市场。我在集邮市场里转来转去,各式各样的邮票摆放在玻璃柜台里,转了一大圈,我看中了一套《中国兰花》特种邮票,有一张四方联,还有一枚小型张。

四方联加上小型张票面价格 2.88 元,集邮市场价是 5 元。出差一天的补助才一元多,我犹豫了老半天,舍不得

买。虽然我还没结婚,但已经在攒钱盖房子了。这套兰花邮票实在是太好看了,我咬了咬牙,买了下来。后来在南京的几天,我啃了几个晚上的馒头。

从南京回来后,我戴上手套,小心翼翼地取出放在塑料袋里的邮票,把四方联一张一张地剪开,用镊子轻轻地夹着放进集邮册里。第二天,我把大学生朋友叫来,想炫耀炫耀。他一看,跺了跺脚说:“你咋把四方联剪开了呀,看来你得好好学学集邮知识。”我当时就蒙了。他跟我解释说:“四方联值钱就值钱在这四张不同的邮票凑一块儿,你剪开就不值钱啦!”过了几天,他送了我一本集邮知识的书。

我越来越喜欢集邮,每次出差都要逛逛当地的集邮市场。不仅自己想方设法地收集,还找身边的朋友、工友帮忙。有一次,我想要一张带有本地特色风景的邮票,就跟朋友们说了。有的朋友在自己单位的收发室留意信件,有的工友让家里人在其他地方帮忙打听。慢慢地,好几个朋友和工友都被这些好看的邮票吸引,也成了集邮爱好者。

多年后,我离开了家乡,那几本集邮册尘封在老家的抽屉里。每天忙碌于生计,偶尔会回忆起集邮的乐趣,那些来之不易的邮票一张张封存在我的记忆里。

心中那把竹尺

□子安

那把尺,藏在老屋西边厢房的抽屉里,是外婆的竹尺。竹色已经浓得快要变成蜜黄了,光润得像浸透了上百个秋天的月光一样。尺子的边沿被岁月磨平了棱角,不再锋利,上面用火烫出来的刻度也模糊不清了,就像人老了,记忆就淡了。我轻轻把它拿起来,指尖碰到它,不是冷硬的东西,而是像碰到一缕温吞的、带着过去的体温。

我总觉得,外婆是用这把尺,量尽了她的一生。

夏日午后,蝉一声长一声短地叫着,外婆坐在廊檐下,用天光作尺,在青布边上比画着。她的手是枯瘦的,但很稳当,指甲修得很干净利落,“嗤——”,尺子一压,布匹就听话地裂开一道整齐的口,听着就痛快。她给舅舅裁夏衫,给母亲做过年的新袄,那时候她的尺是准的,一分一厘都合着生活的筋骨,容不得一丝马虎,她的世界仿佛就是靠这一尺一寸撑起来的,沉甸甸的。可她能量得出布匹的短长,却量不出人世的圆缺。

她最疼的小儿子,我的小舅,非要南下闯一闯。送他走的时候,外婆靠在门框上,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把手里刚给我擦过嘴的帕子,一遍又一遍地叠了展,展了又叠,好像要把那块帕子叠成一块小小的豆腐块一样,怎么也弄不成。她的目光越过小舅年轻单薄的肩膀,茫然地望着村外那条弯弯曲曲的土路,我忽然觉

得她手里那把量了半辈子布匹的尺子,现在正横在她心里,一下一下地量着眼前看不见头的“离别”。这码事,这尺子怕是也量不出个结果来,最后只会在心里留下一个空荡荡、长悠悠的刻度印记。

后来我离家去外地读书,临走前外婆上上下下地给我整理衣角,嘴里只反复念叨着:在外头,好好的,饭要吃饱,就没有再说别的了。我走出很远,回头看的时候她还站在那棵老槐树下,灰白的头发被风吹得飘来飘去的,小巧得像个墨点似的,出现在我视线里的那一刻,我的心突然就酸起来了。我知道这次又拿出她的那把没有形体的尺子开始量起这河水,而这河叫作牵挂之河,宽阔而无边。

如今,外婆已垂垂老矣,浑浊的眼睛再也拿不起那根小小的针,也看不清尺子上的刻度。我把这把竹尺带回去放在我书房的书架上,它就这样安静地躺着,如同一首忘记词句的老诗。

窗子外面就是车水马龙的现代都市,一切都变得更精密的仪器测量着。但只有我知道自己在心口揣着一把尺子,没有刻度,不能丈量速度的快慢,也不能说出输赢。只在我深夜辗转难眠,或者被困难缠绕的时候,才会在我心头浮现。

它量得出故乡月与异乡月,哪一轮更清冷;它量得出梦中旧时炊烟的暖,与眼前灯红酒绿的凉;它更量得出一个人背影的孤独,与一声乡音里所藏的全部温柔。

这把心尺,是外婆用她一生的喜乐悲辛,给我刻下的。

背米上学的日子

□明伟方

记忆是一条被岁月冲刷得温润光滑的鹅卵石路,每当我回望我的高中岁月,最清晰的印记便是那条通往学校、蜿蜒曲折的乡间小道,以及小道上那个背着米、步履蹒跚的少年身影。

那时,我所在的乡村中学,坐落在一个群山环抱的偏僻角落,离我家有十多公里远。在当时,自行车是稀罕的奢侈品,我们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自己那双不知疲倦的脚,从家到学校要走过两个多小时。

每个周日下午,当村庄还沉浸在午后的慵懒中时,我家的院子里便开始了一周一次的“仪式”。母亲会用一个搪瓷杯从米缸里一杯一杯舀出新碾的大米,装进那个缝补过多次的帆布口袋里。我的书包里,塞着几本卷了角的课本、一个铝制饭盒,还有一小罐母亲做的咸菜。那罐咸菜,是未来一周吃白米饭的唯一“伴侣”。准备妥当后,我便将米袋搭在右肩,书包挎在左肩,像一个出征的士兵,在母亲“路上小心”的叮嘱声中,踏上了那条熟悉的路。

起初的一段路是平坦的田埂,阳光暖洋洋地洒在身

上,田野里的稻浪翻滚着金色的波涛,蛙鸣和蝉噪交织成一曲乡野交响乐。我还会哼着刚从收音机里学来的流行歌曲,脚步轻快。然而,当那座名为“檀树坳”的大山横亘在眼前时,所有的轻松便烟消云散。

攀爬檀树坳时,背上的米袋仿佛瞬间重了数倍,像一块沉重的石板,死死地压着我。书包带子勒得肩膀生疼,每向上迈出一步,都需要调动全身的力气。汗水很快浸透了粗布衣衫,顺着脸颊滑落。

终于站在学校食堂门口,我才松了口气。食堂的王师傅是个和蔼的中年人,他总会接过我沉甸甸的米袋,放在秤上称一称,然后在一个泛黄的账本上记下我的名字和斤两。随着“哗啦”一声,那些从家里背来的米,便倒进了食堂巨大的米仓。而王师傅则会递给我相应数量的饭票——一张张小小的、印着“壹两”“贰两”字样的硬纸片。这些饭票,是我在这所学校里生存下去的“硬通货”。

如今,几十年过去,高速公路早已穿越了那座大山,孩子们坐着校车,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食堂里菜品丰富,再也没有人需要背着米去换饭票了。然而,那段背米上学的岁月,却像一枚深刻的烙印,刻在了我的生命里。

第一次领工资

□马雪芳

人生有许许多多的第一次:第一次走进校门、第一次上台发言、第一次发表文章……我第一次领工资是在 1981 年 10 月 15 日,那天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这天下午第三节课,我上班会课。下课刚回到办公室,教一年级兼任学校会计的陈老师对我说:“小马,你 9 月份的工资给你领回来了,你点一点。”说着她把一个牛皮纸信封递到我的手里。“谢谢陈老师,谢谢陈老师!”我一边激动地说,一边坐到自己的椅子上,手不自觉颤抖着从信封里抽出工资。工资是三张 10 元、一张 5 元、一张 5 角,还有一张用圆珠笔填写的油印工资条。“陈老师,对的,对的。”我把工资与工资条装回信封,下意识地把信封一折为二,夹在一本《名人名言 600 句》的书里,再把书一直塞到了抽屉的顶头。原来陈老师下午去中心校开各校会计会议,中心校会计把村校有公办教师的 9 月份工资让村校会计带回。我在镇上读高中时,中饭是每天自己带米在学校食堂蒸饭,蒸饭费 1 分钱,打两勺冬瓜汤或上面漂着小虫子的青菜汤 2 分钱,所以每月父亲给我的蒸饭费、菜金是 1 元钱。读师范时,一日三餐是国家包下来的,估计父亲想到我毕竟是小青年了,就每月去镇上的邮电局汇给我 10 元零用钱,我自然是开心不已。所以,这天我领到的 35 元 5 角的工资是我平生拿到的最大一笔“巨款”,我的心怦怦直跳。我又下意识地推一推抽屉,准备去教室看看值日生卫生打扫得怎么样了,陈老师笑着说:“小马,你第一次领了工资要发几颗糖给我们吃吃的啊!”是的,我第一次领到这么多钱,等会下班就可以带回家了,学校就我一个公办教师,其他民办教师的收入要等到年终大队结算出各个生产队的总分红后再最后确定,听说年年不会超过 200 元,公办教师是每月 15 日领工资,只差时辰不差日子。想到这里,我爽快地说:“陈老师,是的,要发糖的,我去代销店买。”说着我走到操场上。代销店就在学校的前面,代销店里的老陆听说我要买糖果,却说:“马老师,不好意思了,这瓶里的糖果还是 6 月份进的货,过了一个大热天,糖都化了,不能卖你了。”“噢,没事的,没事的。”我边说边想只能改日到镇上买了再补发。

下班后,我手里仍拎着一只黑色人造革皮包,里面装着备课本和一大沓作业本,可走窄窄的田埂上,感觉田埂比平时宽阔多了,两只脚也比平时有力得多。虽然已是傍晚,但感觉空气似乎仍像早上一样新鲜,以致平时回家要走一个多小时的路,这天走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到家了。

等到父亲从队上收工回来,我已批改了一半的作业。父亲得知我这天领了第一个月的工资,似乎比我还高兴。当他接过我上交的 30 元工资,赶紧吩咐母亲在灶头上的小锅里烧一碗饭(那时农村晚上家家户户基本上都是吃粥,为的是节约一些米),还吩咐母亲在中锅里煮一条过年时节省下来的咸肉。母亲知道这天我领了第一个月工资也是开心得不得了,除了听父亲的安排煮咸肉外,她还做了两指宽的咸带鱼、毛豆子摊蛋、辣椒炒茭白丝。这天的晚饭在我看来像过节一样隆重,那美味似乎至今还留在唇齿之间!



本版邮箱:yzwbwszh@163.com